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illegible]合[illegible]易[illegible]卷廿九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沈方大

葉八白易傳卷九

明 葉山 撰

䷟

遯亨小利貞何也葉子曰天下之禍福兆於幾聖人之進退見於幾而決幾動於禍矣聖人之去也何俟終日哉此其神龍之不可得而羈日月之不可得而踰鳳凰翔於千仞之上夫孰得而樊籠之也哉何也極其閔窮之念不過微眇之斡旋勉其救世之心不可

大行其中正則亦何益之有是故為而無成則如勿為無成而留則如勿留攝行相事魯國大治女樂一受行不脫冕嗚呼淵哉微乎非聖人不足以語此黄皓亂蜀姜維言於帝曰皓奸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吾嘗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遜辭而出帝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疑懼返自洮陽因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夫黄皓小臣姜維手握强兵權統一國而尚畏忌

不前輕身遠避如此况其下焉者乎而况君子之見幾明決介如石焉不用終日者乎是以雖有可為之機而必無苟為之志使卒莫可如何也易曰遯亨小利貞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何也葉子曰君子進以禮故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後至退以義故一決而即行未始濡滯遲留以為去劉文定詩休庵君昔名顋手拉奸臣九天上即今却以休為名無乃勇氣非少壯

君不見健帆高掛乘剛風一日千里無留蹤欻然卻落蟻洲島知進識退無遂窮丈夫處世當如此眷戀富貴非英雄此言不休則已休則宜决不去則已去則宜先故曰進處後則遠利明退處先則遠害早遯而在後安能遂其高蹈遠引之志哉傳曰或譖成虎于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遂殺之春秋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然則隱公菟裘可以避矣而曰吾將老焉幾不早斷安免桓之篡而弑揚雄三世不

徙官可以去矣而曰有所觧焉明不復哲奚逃恭之縻而汙昔者或謂吴郡陸喜曰薛瑩於吴士當為第一乎喜曰孫皓無道吴國之士沉黙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禄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温恭修慎不為謟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没而逺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其四五之間乎嗚呼此足以觀矣是故

東萊之責蕩意諸曰意諸親則公族官則司城坐視昭公之失道襄夫人之畜怒公子鮑之陰謀凶德叅會待釁而發上不聞有正救之諫中不聞有調護之功下不聞有擊斷之勇見亂而始去去何晚也見弑而始死死何補也想夫亂機之將兆弑械之將成通國之内外舉知之曾謂意諸之賢而不知邪其所以徘徊濡滯不能翻然高舉者蓋懷其父去官則族無所庇之言顧位苟禄日復一日其意以為無難則忍

恥以庇宗有急則捐身以雪恥以後之節贖前之非耳殊不知君子不忍一日置其身於可愧之地今日為善尚恐他日為惡詎有身居可愧之中而可豫指他日之節以贖今日之非乎易曰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脱何也葉子曰抱道自高不與世汚之謂中與時偕行不顧榮禄之謂順以此自守則富貴利達之紛華不能易其志事業功名

之烜赫不足動其心矣昔周之興有孤竹二子伯夷叔齊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殁矣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者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之政與治是推亂以易暴也與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死焉易

曰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脱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何也葉子曰君子之進也不以亟而以禮故曰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後至君子之退也不以遲而以決故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然則沉溺於包承之利而依違於去就之間係戀其貪濡之私而遲滯於退避之際則豈知幾之哲介石之操也哉詩曰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此所以為

名行之疵身家之辱也何也係戀之私恩懷女子小人之道也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不怨不遜之間惟慈與莊以畜之莊之而已矣華元殺羊享士而羊羮不遍則與入鄭師邾閽人求肉而夷射姑以杖敲之則以缾水沃庭小人之不可不畜也如此顧榮之分炙而裒絲之忍辱也蓋有由焉若以是而施之出處進退之大節吾道卷舒通塞之要會則病甚矣故曰紀逡所以愧龔勝

機雲所以愧張翰而急流勇退錢若水獨為一世之高士乎唐司空圖棄官歸山谷昭宗屢徵不起柳燦以詔徵之圖懼入見陽為衰野墜笏失儀燦下詔放還君子曰唐末進退不汚者惟圖一人其猶在韓渥之右乎迹近而意遠情疏而罪微此蔡邕伍瓊周毖之所難也詳味其事想見其人可謂賢哉少不决焉未有不墮其豢坑而落彼利塹矣易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何也葉子曰君子以道為卷舒不以其情之愛好為係戀君子以義為進退不以其人之承奉為羈縻是故幾不動則已見幾則明決而必有莫之陵之永貞禍不兆則已知禍則速避而必有不亂羣之高操是誠以天命之窮通為吾道之興廢以吾道之興廢為一身之行藏者乎此豈小人之所能哉嗚呼茲明道雖為安石之所重而力求罷宋璟雖為二張之所憚而必辭相者非夫人之可及

也魏元忠不能絶三思李晟不能絶延賞裴度令狐楚不能絶李訓身敗而志未矣易曰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九五嘉遯貞吉何也葉子曰君子不溺於利是故以見幾為明決不離於道是故又以天理人心為正常夫苟觀天祥察地兆驗事幾可以去矣從而不留矣為鳳翔為豹隱為龍潛此其時之美乎然不知其義分之何若耳義安而分宜道貞而時適善之善者也夫

苟身潔而倫亂禍免而義虧病則甚焉夫何以去為哉是故知國家之必亡念宗祀之為大不在乎高蹈遠引之為潔而顧惟至誠惻怛之不忘者箕子之正也知吾道之終廢念君德之難忘見幾明決之中而不失忠厚之意超然遠去之下而恒存不得已之心者孔子之正也其次高哀之去宋子臧之去曹不失貴愛其身以存道庶幾免焉耳不然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君子豈輕於一決哉易曰嘉遯貞吉

上九肥遯无不利何也葉子曰犧牲之被以文繡而食以稻粱也豢日肥而死日迫君子之遠於榮華而脫於患害者行無碍而志無牽從容而閒雅維裕而維休若鳳凰翔於千仞之上斥鷃得而笑之病瘻丈人不得而掇之也若應龍潛於千仞之淵蝦蟇得而狎之劉累不得而豢之也故曰蛟龍能神於雲雨不能為人用鳳凰能瑞於王者不能為人畜李太白以天成之才能神於為文異人之表能瑞於當世始投袂

而來竟解組而去所謂不能人用與人畜也噫非介石洗心者安得而與於此乎孔子不脫冕而行孟子浩然有歸志是以申屠蟠前知黨錮之禍後識董卓之敗而獨確守清操不移高潔之志故處亂世而介然不汚其亦可謂一世之高士矣司馬孚武佽緒亦庶幾焉易曰肥遯无不利

䷡

大壯利貞何也莱子曰明明在朝穆穆布列不患吾道

之不行惟患吾氣之太盛昔者唐虞之世中天而起應運而興二十二人時亮天工盛亦至矣而究其所為則惟在璣觀衡以察天文之變巡狩朝覲以正人事之常封山濬川以會地理之紀謹刑屏惡以清世道之機而多事無擾焉四凶可罪也而流之放之殺之殛之三苗可征也而分之北之未始恣情而侈氣焉何也乘時以作威則威起而時蹶依勢以生事則事擾而勢傾循環之理也曷觀唐宋之事乎唐末士

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衆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與武宣軍宴識監軍面既而返第遇之於途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諠然沈廢終身其不相悦至此卒至水火之怨構而白馬之禍不可解矣宋慶歷之治未幾而元老大臣相繼罷去熈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為朋黨以相訾議卒致熈豐紹聖之禍然則君子之道不長盛豈盡小人之罪哉易曰大壯利貞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何也葉子曰動凶而靜吉躁危而順安君子之戒也荀子曰螾無爪牙之利觔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飲黄泉用心一也蠏六足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然則君子具强毅之資當盛陽之世强征而果成孰曰不宜者而不免於困焉何也在下而妄動祇以困困也南蒯之欲去季氏賈誼之欲去絳灌去乎哉易曰壯于趾

征凶有孚

九二貞吉何也葉子曰畏天者不犯難樂天者不侈私君子所以順理勢之宜也是故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權挾能致之勢宜其暢然為之以展才猷之施矣然乃循循然以中道而自持守常分而不越非魏元忠之再相而依違無所建明裴度之晚節浮沉而為自安之計也天下之事勢未盛可以振威勢已盛矣不宜太侈大勢在我而復震矜之不幾於敗天下之

事乎昔者齊桓公合八國之師而聲罪致討以振中國之威舉江黄之衆而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師已强矣然惟以律用之而不暴及楚人已服使屈完來盟又必以禮下之而不驕晉悼公圍彭城而天下懷其義城虎牢而天下畏其威宜可横行江漢以肆楚矣然乃用智武子之謀而不與楚戰聽魏絳之計而專務息民良有以也不然若晉錮欒盈以叛曲沃楚迫巫臣而疲於奔命則激亂召災取禍之道矣唐

代宗之於僕固懷恩不能慎之於始以結其忠義之心至於懷恩反而重恤其母猶念其子雖其姑息之政不足以振天下之威而寛仁之念其所以羈縻險陂之心者良亦多矣不然其不增亂而益敵者不亦希乎易曰貞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何也

葉子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德性之用事也不以德性而以血氣不由道德而由剛勇幾何不率意以

妄行肆然而無所忌憚乎故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喜於鬭而狃於勝覺於勇而崙於禍盜也視天下之人不足與惟其意而莫之禁畏焉亂也其不折而屈敗而撓者天下有是理乎行之以道義所當行而意氣不免焉若司馬光忿然於蘇軾之諫拂意於范純仁之議而持之益堅猶不免於畢仲游之憂而況行之以不正加之以暴厲者乎動焉而必括進之不足以解天下之紛孥欲罷而

不能退之不足以遂一身之高致斃馬而已矣斯陽處父漼夫之徒之所以卒為禍也與周虓亦然苻堅遣楊安寇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送母妻趣江陵朱彤要而獲之虓遂降堅欲以為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之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賞不為榮遂不仕每見堅或箕踞而坐呼為氐賊常值元會儀衛甚盛堅問之曰晉朝元會與此何如虓攘袂厲聲曰犬羊相聚何敢比擬天

朝秦人以虒不遜屢請殺之堅待之愈厚此雖心不能屈然非堅之能容則不足以成殺身之仁而亦非所以為仁親保母之道矣易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

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於大輿之輹何也葉子曰聖人與世推移而俗士若不知變是故世之衰也剛為主不剛而柔則為侫姚崇之通不可以語宋璟之正者此也世之治也柔為主不柔而剛則為激魏相

之直終不如丙吉之寛者此也然則當盛陽之世主治道之盟其可不知柔和平易之道乎昔者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之日也趙盾夏之日也夫冬日之可愛孰與夏日之可畏然而盾衰之政則後人能先後之故漢之賢相稱蕭曹而清净寧壹之外無他事唐之賢相稱房杜房杜之所為不過用法寛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而已至於宋趙普張齊賢王旦呂夷

簡諸公所以培一代之元氣而開數百年之基業者大要以含宏寛厚為設施奉布而已故當其時小人之怨不作君子之難不興出入无疾而朋來无咎豈非世道之慶而物莫能格者邪彼昏不知而倖倖自得其去理道遠矣此好剛使氣雖以寇準之賢而猶不滿於仁明之主也易曰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何也葉子曰魚不可脱于淵國之

利器不以假人老氏之名言也是故淮南子曰衛君役子路權重也景桓臣管晏位尊也怯服勇而愚制知其所托勢者勝也故攝權勢之柄者其於化民易矣是故古之人君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故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威福既亡何以抵觸鄭莊公既無德政又無威刑不能觸子都鄭簡公不明大典不舉大辟不能觸駟黑漢元帝牽制文義優柔不斷

不能觸恭顯唐文宗好賢文雅優游不斷不能觸良
弘晉元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不能觸王敦其何
以為天下君哉唐代宗茸然非英主也然能殺李輔
國以攄二帝之忿逐程元振以紓四方與諸將之怨
其視肅宗之姑息蓋少瘉矣故曰王命壅廢竊位專
邑而不能討嫡庶混淆基禍產亂而不能辯國柄下
移擅興專決而不能收敗綱隳紀畀心狹志則遠近
聞之而解體奸雄見之而窺伺謀動其國家禍亂四

起而亡無日矣故曰君德貴剛惟剛則勇於進德力於行道明於見善力於改過主善必堅去惡必果建天下之大公以破天下之衆私聲色不能惑隂邪不能奸矣故亡漢不以成哀而以孝元亡唐不以穆敬而以文宗皆不剛健之過也昔者桓公問於管仲曰寡人有大惡三其尚可以為國乎寡人不幸而好畋晦夜而至禽側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寡人有汚行不幸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

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烏有不可者矣對曰人君惟優與不敏為不可優則亡衆不敏則不及事又曰人主猛毅則伐懦弱則殺輕誅殺人謂之猛重誅殺人謂之懦輕誅者殺不辜重誅者失有罪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邪行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邪行不變則疑有外難羣臣朋黨則疑有内亂又曰萬物尊天而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受命焉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

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矣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嗚呼仲蓋有以識此矣雖然與其為唐德也寧為代與其為秦政項籍也寧為周平易曰喪羊于易无悔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何也葉
子曰天下無必可為之事也知道者靜以俟時焉而
已楚伐鄭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知武
子不與之戰而侵蔡知俟時而動不妄也志狠而冥
行則為趙同趙括之請戰矣徒怒楚而不能克不能
敗其二縣而辱已甚不幾於吴師之不能退乎天下
無必不可為之事也有志者竟成焉耳楚圍鄭晉師
救鄭楚子北師次於郔將飲馬於河而歸伍參欲戰

曰此行也晉師必敗君而逃臣若社稷何敗轅而北遂成勝邲之功能竟成而無待也才弱而質柔則為子反孫叔敖之不進矣成師以出聞敵强而避之不幾於晉之餘師不能軍乎能者無是也是知天下事固非狠志者所能理亦非弱才者所能成既無先見之知不能引身以養恬徒壯其趾而已矣旋步不可得狠志無益也又無克亂之才不能免升以畢志徒熱其中而已矣一步不可行弱才足恥也始之不能自

請以收量己之明終之又不足以自獻而成及物之利是為兩敗而俱傷矣古之人有犯之者殷浩是也君子夫亦自反而已乎詩曰思其終也思其反也困而反於法則反而得其本心其庶幾焉易曰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何也葉子曰遇也語云功蓋天下者不賞若之何而不賞乎時之暗則忠不

揚君之愎則誠不達臣工之多忌則心不宣是以子胥斂刎韓彭葅醢裴寂劉文靜譖死岳飛矯殺而況其他乎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又有伐吳之謀其功益懋而以忤旨出為幽州都督華循撫華夏譽望益著晉武欲徵之而復為馮紞之所沮康承訓敗賊將於鹿塘進平徐泗功蓋一時朝廷且以帥河東而宰相路巖韋保衡乃誣其逗撓不進又貪擄獲不時上功貶為恩州司馬五代梁王瑱遣王檀襲晉陽

晉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張承業請受庫甲擊却之李嗣昭亦遣牙將石君立將騎救之朝發上黨夕至城下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梁兵死七十二三晉王存勗以策非已出故不行賞唐莊宗滅梁功臣有百戰未得刺史者而伶人陳俊儲德源以周匝一言與之噫信非舜之覲四岳大禹之會萬國安能大舉旌颿甄録之典乎是故晉侯捍王於艱賜之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矢千馬四疋

上也漢高之元功十八位光武之雲臺二十八將唐太宗之凌煙閣二十四人次也雖然屯膏吝賞固不足以成功予取予求不女瑕疵亦不可以馭世惟盡變通之利以盡鼓舞之神固不掩人之功使之怨且懟亦不輕我之賞使之怠而驕斯則善之善者耳子房之相漢高至矣其次吾有取於王猛苻氏焉猛入晉陽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失期將斬之鄧羌固請弗許羌怒將攻猛猛赦之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

將軍耳於郡將尚爾況國家乎既而望見燕兵之衆謂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勍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隷見與者公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戸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躍馬運矛馳赴燕陣出入數四旁若無人卒破燕而滅之此正駕馭之術蘄之非所以為吝予之非所以宣驕者也明此而後知養虎養鷹之説酬

德報功之典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何也棐子曰適來時
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者君子也何
則昔者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
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
身世不為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故賢者不
遇時嘗恐不終焉雖然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
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甯

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遠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若屈原之發不平其心而露才揚己競乎危困羣小之間責數懷王怨惡椒蘭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君子以爲褊潔狂狷之士而非中行之哲矣豈樂天知命之道哉故揚子有言山梁之肥其得意乎或曰田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簞瓢捽如亦山雌也何其臞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

樂顔氏德也然則樂天而知命者知之深安土而敦仁者仁之篤夫亦何熱心而壯趾哉仲尼所以抗浮雲之志顔子所以甘飲水之樂孟子所以養浩然之氣者有由然矣不然其不為周之老叟漢之顔駟矣乎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泣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為泣乎對曰吾年少時學為文文德就吾主好用老及嗣王立用武吾更為武武節甫就而少主又嗣立好用少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漢武帝輦過郎署見

顏駟龎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擢拜會稽都尉嗚呼此君子所以貴特立不變至老而不肯狥時好也故曰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詩曰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何以狥時為哉昔者卓茂為密令上下皆嗤其不能河南郡至為置守令茂不以為嫌治事自若數年治行大著尋遷京

郡丞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即位訪求茂詔曰
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遂以為太傅褒德侯夫
一茂之身始而上下皆嗤其不能者此一人也終而
名冠天下以明天子為知己者亦此人也則君子亦
求其在我而已矣何必計區區者於旦夕哉易曰晉
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何也葉子曰
小人進而喜其心曰爵禄可以肥其家也威福可以

行乎人也君子進而愁其心曰道不足以澤天下力不足以進君子退小人吾何以進為哉漆雕開辭孔子之使閔損逃汶上之招道不足也蘧子馮辭令尹之位蔡謨辭司徒之職富弼辭翰林學士之拜司馬光辭樞密之命力不足也若曰寧曳尾於塗中君子亦弗為之矣昔者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府檄以毛義守安陽義奉檄而入喜動顔色嗟乎君子豈固不樂於一行哉然則若之何而

可脩夫德而畜其道增其能而益其智待其時而乘
夫會進无咎矣不曰伸者屈之推藏者顯之致乎和
氏之璧韞於石隨侯之珠藏於蛤久將含景曜吐
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之神潛於淵北溟之鯤
伏為魚久將奮靈德合天地超忽荒而據蒼昊也古
人之言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
沉玉極矣豈不信乎然則亦何終患其不能澤天下
進君子而退小人乎是故始晦而後光者異物之神

時晴而久章者君子之道易曰晉如愁如貞吉受玆介福于其王母

六三衆允悔亡何也葉子曰道毀于獨成行衰于寡黨故曰騰蛇遊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騖又曰田里相併木蘭同行知勇相呲雄豪困屈公孫弘側目而視固則轅生亟謝病歸蘇子瞻玩侮伊川伊川遂罷經筵故雖君子而爲衆所嫉不足以成功才不足以自拔行未足以專成苟有英傑

之推引衆類之援助亦足以自効於尺寸矣蒼蠅之飛日不過步得驥尾而附之不知其幾千百里也然則取信於善類者同升諸公之會見與於時髦者牽復在中之機不信於友不獲於上矣豈不信哉韓信不信於三軍而信於蕭何之輩郤缺不信於晉國而信於胥臣之徒然後得以行其志而殫其才耳彼二人者尚然而况其他乎故曰心志通矣而名譽不彰友之罪也名譽彰矣而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

舉之而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易曰衆允悔亡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何也葉子曰古之大臣以身狥國者處爵位若傳舍故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若鄙夫之事君則一得而患失之矣故曰以富貴為事者不能讓祿以榮顯為事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何也一恐賢者之形其短一恐寵人之奪其權一恐衆人之

攻其惡一以鈎注之墠黄金注之昏以探其心臧文仲知柳下恵之賢而不與立元稹無惡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大功妨己進取故與魏弘簡深相結於度所奏軍事皆從中沮之此懼其短之形也李斯恐趙高之奪其位也拱手以聽高之所為惟其言而悉唯唯孔光以董賢之寵能談笑移人主意遂以丞相之尊望風下拜此畏其寵之奪也李林甫欲蔽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諫官謂曰今明主在

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皇甫鎛拜相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鎛自知不為衆論所容益為巧諂以自固此懼其惡之見攻也張禹身為師傅朝廷所敬信末年深畏王氏乃諂言詭道以相結郭崇韜出將入相寵極畏誅則諂立劉美人為后以自樹黨而敗防此金注者之昏也無所往而不畏無所為而不可斯天下所以傾覆而不覺也故曰事君有

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不恤君之榮寵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禄養交而已若曹觸龍之於紂是國賊也夫何利哉易曰䶂鼠貞厲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何也葉子曰君德以剛為主而柔道亦可以致治安明君以德為務而先業亦所賴以憑藉周之成康漢之惠文之剛毅矣而寛裕温柔其臨民也簡成康在周惠文在漢非至徳矣而流仁遺澤其在人也深則其履太平之盛業而

為周漢之賢君使後世稱仁焉亦宜矣故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三代之主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之也而劉頌上疏晉武曰創業之君在於立教定制使遺風淑人心餘烈匡幼弱後世憑之雖昏猶明雖愚猶知乃足尚也噫此常德亦可以臨民而先澤亦足以憑藉也歟然不患柔之不可有為也而患其柔而躁動不患時之不足得民也而患於乘時而妄動古今隨是良亦不少是故周降一代

則為穆滿之八駿南征徐偃西伐犬戎而荒服不至矣漢下一君則為武帝之雄畧西開牂牁越嶲北置酒泉張掖而天下騷然矣嗚呼彼豈知休養生息乃併包八荒之規模恊順懐柔即囊括四海之度畧邪此成康惠文之所以超古今而猶盛而章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王承宗謂憲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忿欲望太平之速成故

也嗚呼胥之有以識此矣易曰悔亡失得勿恤往吉

无不利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何也葉子曰君

子不病乎剛而病於剛之不中乎義理不絀乎威而

絀乎威之不行於荒陬昔者齊宣王謂孟子曰寡人

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對以王請無好小勇亦如文武

大之以安天下之民則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嗟乎

君子臨民之上而有赫然之怒也則雷霆所擊無不

摧折何所當而不勝哉然怒不發之義理而逞於血氣則怒雖盛而及不逺矣其剛不行天下之廣而秪貫包中之魚夫豈君子之光乎是故桓王之伐鄭定公之圍成君子以為陋矣而何大勇之足言故曰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下至晉景公不能討陳救宋而滅赤狄潞氏不能攘楚爭霸而滅甲氏留吁魯成公不能强於自治而會齊伐萊不能興師克敵而會晉伐郯春秋所不貴也易曰晉其角維

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

明夷利艱貞何也葉子曰天運之升降有晦明世道之隆汚為治亂危言而危行直躬而履方君子所以順治亂焉道傷而不保其身真替而不有其仁君子亦將如之何哉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汚昭昭乎揭日月而行過也舉世皆濁掘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餔其糟而歠其醨鄙也其惟聖人乎諗消息盈虛之

運察進退存亡之幾遇變而通行權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是故含章而可貞沉晦以免患於土皆安而無所避於我皆真而無所妄斯其所以通天下之變而不失其常適順時之宜而歸於道者也昔者紂之無道極矣遠而傷天下以及文王近而傷一家以及箕子文王箕子不以惡免難亦不以困傷生也內達夫吉凶禍福之原外盡夫化裁變通之道自蒙夫塵垢汚辱之恥而心即乎天理人心之安潔其道

而穢其迹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其所以思周變通而用心之極以處亂世而解傷戕者其道為何如邪故曰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不然幸則為王允之不幸則為鄭小同去死無幾矣詭則為祭仲之以知巧則為里克之中立違道則遠矣故曰鐸以聲自毀燭以明

自爍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捕子路以勇死萇弘以知困能以知知為知而未能以知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所不害故曰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嗚呼斯文王箕子之所以為聖乎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權也傳曰聖達節幾也權與幾其殆庶幾乎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易曰明夷利艱貞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何也葉子曰危邦不入而亂邦不居者君子去就之潔也既明且哲而災及其身者時義適然之遭也忠而見疑賢而得謗世喪道而時賤士君子則亦超然而遠遯翻然而高舉矣豈知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而傷之者之必至乎是故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既就橫絕四海是曰冥冥弋者何篡焉而蒼冥决起搶彈相驚非意之攫卒不成其千仞之志矣是

故不舍爵不食炙不枕輿浩然而長往是曰蟬蛻汚泥之中以浮遊塵埃之外矣而議於宋惡於吳嘖有煩言舍者爭席𦶜紛乎所如之不合終安能遂其脫然之願哉故明日遂行知幾其神矣而絕糧於陳有馬十乘棄而違之矣而猶吾崔子固知聖人不能違時時不避聖人故程子曰穆生去楚避胥靡之禍也而申公白公以為忘先王而責小禮袁閎潛身土室避黨錮之禍也而人笑以為狂君子之不免於傷也

如是哉易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有攸往主人有言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何也葉子曰君子避傲
色非樂謟也惰容之著鉗市之漸也其次避違言非
說訣也煩言之咋及腕之幾也是故一支之傷猶可
行也不行則遍四體而及心腹死亡不立至乎死亡
之患當速救也不速則自貽戚而坐待斃知者固若
是乎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

民則士可以從故簡子殺鳴犢孔子臨流而不濟商紂剖聖心微子去之而不顧蓋生全出於明哲而死亡由於沉溺也嗚呼快馬負健兒秦公子得以横絶乎荒漠瘡痍得快馬飛將軍不亦奔死而逃生乎古之人有行之者錢若水是已太宗每見若水謂之曰呂蒙正望得眼穿矣又曰曾見蒙正否曾涕泣否若水知太宗之驕而待其臣下之薄他日必有城旦之禍遂致其仕去嗚呼穆生之後舍斯人吾誰與歸乎

易曰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六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何也葉子曰暗君在上而有順事之臣者人也君暗於上而有伐暴之師者天也人以常處天以變處故曰伊尹卷道於夏而建功於殷非昧君臣之分也道正天下而不狥乎邪或違或從不得已而就制事之義焉耳桀如能從而不必求之湯則一德之協湯且効為德為民之美矣其如謂人莫已若何哉箕子蝦諫於殷而陳法於周

非反親疎之屬也道公天下而不秘於私或拒或納不得已而就行權之巽焉耳紂如能納而不必得之武王則九疇之授武王且遵作福作威之戒矣其如罔有悛心何哉是故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雖然君臣之分等之天地天人之間間不容髮於應天順人之際而實寓不得已之心於救民水火之中而猶懐冠屨之念斯聖人之所以為聖也故曰恭行天罰殺商勝紂觀兵孟津須暇

五年豈有一毫仁不至而義不盡哉然必以甲子至者非與武王伐紂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鬲曰西伯將何之武王曰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武王曰吾以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因戰大

克之夫掩襲而取之不義也悞報致期而使賊其使不韙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武王又肯行於當日命絕之時哉雖然征誅大事也兵戈凶器也宜慎重而不宜亟肆豈特施之君臣之大分而已哉晉文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

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吳伐州來楚令尹子旗請伐吳平王不許曰吾未撫人民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旣而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奸慝舉淹滯禮新敘舊録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夫敵

國之師不敢擅興如此而況拖之天澤之際哉霸者之兵不敢輕舉如此而況出之聖人之身哉易曰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何也葉子曰適也何則君子之避亂也入山惟恐其不深不得深山而居之而後入山之初志乖矣入林惟恐其不密不得密林而居之而後入林之初志爽矣何也發足之辰翺翔萬里以為志出門之時肥遯天涯以矢願莫

有衡門以棲遲不得泌水以樂饑其初心始志果安在哉子臧去曹之亂逃奔於宋避非其地而去國不遠故國人得以授子臧而請曹伯晉人得以據曹伯而求子臧卒之復歸其國致邑與卿而不出豈臧之本心哉碩鼠之首章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其卒章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君子之避患也得幽居安土而居之初心安有不得而素志安有不愜哉災禍所不及徼求

所不加其梅福之吳市管寧龎萌之遼東夏馥之林慮山中乎卲平髙於四皓以商山有帝書而瓜田非東帛之所加也申屠蟠賢於郭泰則以梁碭為絶迹而口舌乃倒屣之所及也是故東坡漸喜不為人所識而菰米蓴羹鱸魚膾為豪傑之所適志者與易曰

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何也菜子曰君子亦欲潔其身而未嘗忘大倫亦欲成其知而未始乖大義君臣父

子之謂倫君臣可去也而父子不可離也貴戚異姓之謂義異姓可違也而貴戚不可舍也守不泥而變設經不執而權行聖人有微幾焉是故宗社傾覆身與其難知貴戚之義當如此被髪佯狂甘為囚奴知宗臣之分當如此晦其外而固昭其内明可晦而必不可息此所以蒙内難而不失其正也傳曰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髪佯狂

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易曰箕子之明夷利貞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何也箕子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書曰夏王滅德作威敷虐于爾萬邦百姓爾萬邦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於夏以彰厥罪又曰商王受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

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姦宄於商邑今予發恭行天之罰嗚呼自古及今始也不仁而在高位遺患於下終也壅罪而天降罰卒為獨夫者豈一二乎故曰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使不能為惛為忘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昔者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早魯哀侯曰臣始為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

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不撫其民不可以五稔虢君之所以亡汰而愎諫不可以十年楚圍之所以死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死於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可不慎與易曰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葉八白易傳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葉八白易傳卷十

明 葉山 撰

䷤

家人利女貞何也葉子曰禮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婦順故内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

聽女順此之謂盛德又曰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
雖然先史有言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
係焉盛德之君幃簿嚴奥裛謁不干於朝外言不納
諸梱關雎之風行彤史之化修故淑範懿行更為
內助若夫豔嬖之興常在中主第裯既接則情與愛
遷顏詞媚熟則事為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
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狃而為好左右
附之僉壬惎之狡謀鉗其悟先裒誓揵於寵初天下

之事巳去而不自覺此韋武所以遂篡逆而喪王室也吁可不戒哉是故古者必有掌陰陽之禮之官以教後宮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婦功各率其屬而以時御序於王先王之禮也故崇其教以先内政覽列國誦列傳遵典行内史執其彤管紀善書過考行黜陟以彰好惡男女正位乎内外而天下定矣故曰二儀立而大業成舜之二妃后稷之姜嫄王季之太任文王之太姒武王之邑姜此其所以為天下則也其

次宋之高曹向孟蓋亦庶幾焉呂武賊王何專賈胡
穢亂不忍言矣又其甚焉若劉玄德立劉璋妻為后
周世宗取李崇訓妻符氏為婦夫玄德英主諸葛
亮良輔其為此也奚以克曹氏為哉世宗亦賢君嘗
與儒者讀漢史商確大義至於得國立符氏為后夫
崇訓父子反逆事敗弟妹皆死而符氏不能死其非
貞淑而不可為宗廟之主王化之基明矣世宗既殺
其夫與子取之亦何以哉抑不見魏道武殺人之夫

而納其妻生子而弑道武世宗讀前史何不與儒者商確至此哉易曰家人利女貞

初九閑有家悔亡何也葉子曰教婦初來併踞可排教子嬰孩啐語何來何也志意純一則教施而規矩日就心不變更則法行而恩義不傷故君子之善於世也莫急於家道之理其善於理也莫急於初始之防謹其始而慮其後則一日之正終身之正也何他患哉舜之觀刑於二女以格頑嚚文之刑于寡妻以至

兄弟可以見已文姜瀆亂周公之禮莊公不知閑之使魯人習之三十餘年而莫之覺卒至子般閔公荐弑而後止武曌敗壞太宗之典高宗不知閑之使唐室坐視三十餘年而莫之禁卒至韋氏楊氏煽熖而未已故曰嘻笑之積其流為淫淫亂之漸其變為篡不可以不慎也易曰閑有家悔亡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何也葉子曰此天下之婦順閨門之準儀也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蓋言女言

乎外制其夫而自專也呂雉武曌横淫恣惡毒亂天下婦道之所不忍言矣有門庭之脩無境外之志其惟周之諸后躬行四教尊敬師傅者乎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乎女惰其勤舍所事而自蕩也西晉諸后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婦道不足言矣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其惟周之諸后服澣濯之衣修蘩縟之禮化天下以婦道者乎噫此理亂之所以分也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何也葉子曰閨門之修寡妻之刑也惟家之索恩掩之過也何也恩掩義則和而流和而流則蕩而極蕩而極天下之禍不知其所終矣是故與其和也寧嚴與其溺愛也寧傷恩萬石君家子弟有過輒對案不食騎入中庭必欲撾責則亦以嚴勝矣然不言而躬行餘慶凡數世也孫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斑白待之愈峻天下稱方馬齊頃使婦人笑於房平原致美人

笑樂者和而不知節樂而不知返卒之鞍戰敗門容

散其為禍敗可勝言哉故程子曰謹嚴之過雖於人

情不能無傷然茍法度立倫理正乃恩義之所存也

若嘻嘻無度自恣無節則法度之所由廢倫理之所

由亂安能保其家乎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

嘻終吝

六四富家大吉何也葉子曰禮義生於富足乖離起於

家窮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至今以為美談王起敗

歷寺省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老年寒餒至與伶人分月俸以自給盧懐慎為宰相死而老僕賣身以葬若之何而使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所各由其道哉詩曰有女仳離嘅其歎矣嘅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先王之治天下取之也薄使之也均所以致民之富而使室家之相慶者葢有由焉夫富其家則可以肥其家記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家之肥也不然一身之瘠且不勝其痌痌然而況其他乎此聖

人之所以不能無意焉者也雖然我行其野之詩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伯張亦云貴而能貧可以後亡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是故秦后子以車多懼選於景而奔晉公叔戌以家富為衛所逐而奔魯駟黑以怙富卑上為鄭所誅而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則多聚而富厚者又怨之府而禍之基也故子文為之逃富晏子不肯足欲將以保其亡而免其死又可以不慎乎禮曰積而能散夫子曰富而好禮孤丘丈

人曰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此則庶幾保富之道不然侈汰而鳴豫鮮不敗矣易曰富家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何也葉子曰起家求賢妻昌國思聖后昔者文王之為世子也未生而胎教已寓既生而身言之教咸備師傅保不特為世子立之也內設其人必求諸母之寛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之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朝夕相與正其性而淑其習聖明夙成及其受室也又為之求其

婦順也求其當於夫者也必欲於微音之嗣有相刑
于之觀有成而後師保傅之在諸母者可以釋然無
負矣故匡衡曰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
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慾
之感無介於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
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紀綱之首王化之端也自
上世以來三代廢興未有不由此者也是故文得太

任則興桀得妺喜則亡武得邑姜則治紂得妲己則亂齊桓得衛姬楚莊得樊姬則霸晉獻公得驪姬魯莊公得文姜則敗下至漢唐亦莫不然后妃之所係大矣哉以天下之至順配天下之至健萬化之原一本諸此其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弗憂而哀其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弗樂而愛易曰王假有家勿恤吉

上六有孚威如終吉何也葉子曰治和萬邦蓋自親於九族始然堯非嬉戲於骨肉之間也克明峻德以作

其覲感之準而已矣文德覃敷蓋自刑于二女始然舜非削薄於閨門之内也至誠感神以敦其孚格之誠而已矣西土是冐蓋自刑于寡妻始然文王非峻厲於配匹之際也舉心加彼以肅其範圍之具而已矣此之謂正倫理篤恩義以立其本立標準胥教誨以齊其法天下之所以久安而長治者也天子以平其天下公卿大夫以昌其家士庶人以安其身其揆一而已矣不然必敗而夫人之毁之也豈能免哉易

曰有孚威如終吉

䷥

睽小事吉何也葉子曰人心之向背國事成敗之機也衆志之去留天命予奪之會也是故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則一會牧野而前徒倒戈武有臣三千惟一心則一著戎衣而天下大定劉玄德曰濟大事以人為本不其然乎乖戾而心離睽違而情隔天下無復可為矣收拾於敗亡之餘周旋於危難之際所得曹

幾何哉休公徒之怒而脫甲執冰以踞昭公卒不能克季氏公亦使鶴鶴實有禄位予焉能戰懿公卒不免為狄所滅是可見已不然何玄德以區區之蜀而竟能與曹孫抗德宗以垂亡之緒而果能定朱泚懐光之亂耶噫人心之所係其可畏如此易曰睽小事吉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何也葉子曰時也吾嘗驗之天下之事不能不乖者彼此相乘之運

不能不合者彼此相仍之機舉目非類矣而德同則相應相應則相親相親而天下之事其庶幾矣詩曰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又曰邂逅相遇與子偕臧是故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況同德則不介而自親並行而遇虎則仇敵可使相擊如父子兵況同道則不謀而自合其裴寂之於劉文靜乎晉陽宮監裴寂與劉文靜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將何以自存靜笑曰吾二人相得

何憂貧賤卒與秦王深自結納以成大功夫同德則親矣而非類亦不可不容之容之則禮恭禮恭則情順情順而外至之禍庶其弭乎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兄又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君是故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亦不善之蠻貊之言也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則引之朋友之言也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親屬之言也其劉文靜裴寂勸唐高祖推奬李密手高祖以書招密密自恃兵強欲

為盟主使祖君彦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使高祖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内而結盟約高祖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絶之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奬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鷸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使溫大雅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

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望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卜其期密得書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不然有德而不就是為棄璧不肖而不敬是為狎虎難乎免於古人之譏矣何以處乖離之世乎易曰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六二遇主于巷无咎何也葉子曰犧象不出門嘉禮不野合君臣之際亦大矣豈可苟焉而已哉雖然乖離之世變所從來久矣非意者有來汚之勤義合者多阻難之迹君子果將如之何亦曰人有求我者我當廣其包容之量無絶人可也我當求人者更須切乎懇勤之情無自絶可也時之不可如何惡人亦且見矣而況君臣之分乎是故主雖無下交之情而臣不可無上求之願彼雖有孑然之意而我不可無委曲

之情常禮不得拘而多方以求其必合儀文不必勝

而折節以期其必從不會之於通都大塗之中而會

之委曲周旋隘僻之地則其情廹切而君臣之分不

虧其迹若邪而無所逃之義始得矣不然是為輕棄

其君而枉擲乎義其如大倫之亂何哉嗚呼斯趙子

龍所以艱難百戰而求先主也然則舜之於堯禹之

於舜臯陶稷契之於禹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武幸

之幸者也孔明之於劉禪陸贄之於唐德李綱趙鼎

之於宋高其有良工之苦心乎易曰遇主於巷无咎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何也葉子曰古之君子未嘗不欲得英雄之偶以成天下之事全道義之交以立萬世之功也顧其時位之所遭機會之所凥有不得以如其意者王陵之歸漢髙徐庶之從玄德豈不欲成魚水之歡以赴功名之會哉不幸而遺項羽之强曹操之狡取其母以去則情牽而心亂若曳於後而不使之進志惑而意乖實阻於前

而欲援以去矣行者舉足而不遂所往需者久盼而不見其來則君子之心日窮而疑似之迹雜起豈非所遭之不幸哉所幸陵母伏劍使其子得以安意沛公而玄德素以仁孝相與不羈元直之去也不然君臣之際亦難矣哉雖然此不幸耳邪無勝正之理間有必去之機亦在君子自持其志何如耳雲長公瑾可見也矣邪豈終能奪之哉易曰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何也葉子曰九官十二牧都俞吁咈於堯舜之朝以成雍熙之治者幸之幸也武曌之世舉朝皆周臣矣狄仁傑以孤危之身而得荆州長史張柬之薦之曰宰相材也又得桓彦範敬暉等布之腹心卒反周而為唐苗劉之變赦書至平江矣張浚以單隻之身得韓世忠由海道將赴行在曰世忠來吾事濟矣又得張俊吕頤浩劉光世等約共起兵卒復宋明辟豈非不幸中之甚幸乎然則

君子立人之本朝而孑然惟一身天下之事宜無望矣茍有同徳之相信彼此之相資不尚有瘳乎哉杜慆之遇辛讜亦然龐勳之亂杜慆守泗州孤危殊甚辛雲京之孫讜與慆有舊聞勳作亂詣泗勸慆避之慆曰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讜曰公能如是僕當與公同死時賊勢猖獗官軍數不利晝夜攻泗不息使勅使郭元本將兵救泗至洪澤畏賊不敢進讜夜乘小舟潛渡說元本不聽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

皆為流涕元本乃以五百人與之讜率以擊賊賊敗走寇和州敕使崔融引賊入城賊遂大掠泗州援絶糧盡讜率敢死士十人破賊小寨而出明旦賊以五千人追之讜力鬬二十五里乃得免至揚州見令狐綯至潤州見杜審權審權乃遣兵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讜率以至楚州賊水陸布兵讜募敢死士數十人先以四舟乘風獨進死戰得入城復自泗州引梟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賊夾

岸攻之轉戰四百里乃得出至廣陵舟載米鹽錢至斗山賊拒之於盱眙讜復艱難萬端血戰得入城馬舉將兵救之殺賊將泗州圍遂解同心之助乃如此雖然未易言也難不生於乖而生於合禍不起於敗而起於成五王自以志合而難削道協而功成無復他事而安意肆志三思之見塊然視之如几上肉矣而不知莫大之慘起於忽然之頃滔天之禍作於不測之中是以聖人於此有過慎焉呂頤浩軍次秀州

亦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内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以鑒也其可以不知所慎乎古之人有言曰聽於人以救難不可以言武借人之力以救其死不可以為能審諸此而自惕可也而乃有侈心焉若季文子以鞌之戰立武宫季武子以平陰之役作林鍾陋矣易曰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何也葉子曰古之為君者

濟天下之難也得人則易失人則難古之為臣者與人以濟難也未合則難既合則易方成湯之獨處也夏臺之辱不能免矣其何以有于伐夏救民也及得伊尹而四征無敵矣方先主之孤立也奔走之禍無日無之矣其何以有於三分鼎足也及得孔明而祀漢配天矣又何必卜征五年而觀兵累歲哉方伊尹之囂囂成湯若不得而有之也幡然一改則若身臂之相使矣方孔明之高卧先主若不得而有之也三

顧一起則若魚水之相契矣又何必饋樂以釣由余刻像以求傅說哉伐夏救民扶漢九鼎成湯先主之慶何如矣故曰聖賢之相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桓公之舉甯戚以扣角之歌孔子之禮鮑龍以跪石登嶬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明良相遇有自來矣後世若桓温奉天子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焉公孫述徵李業而業死聘譙元徵王皓王

嘉而皆自殺賁貽漆身佯狂以避辱任永馮信托青盲以辭命其於功業何如哉易曰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説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何也葉子曰猜不生於疑而生於信信之深是以有間則疑生疑不生於暗而生於明明之極是以有疑則反暗陸贄有言謀吞衆畧者有過慎之防照明羣疑者有先事之察然則形迹之

貳安能為菴丘之量乎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多日之不来則雜然之惑起是故本潔也而蒙穢之疑生本正也而崇邪之疑作本親也而仇讎之怒發其能巳於紛紛之故乎然惟天下之至明為能生天下之至疑亦非天下之至明不能舉羣疑而頓釋也是故其初雜然而疑其後渙然而解矣其齊子旗之事耶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殺梁嬰逐子工子車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

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
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
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
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
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
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懋不懋所
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焉遂
和之如初易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

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何也葉子曰不能無難者天運晦塞之機濟難以道者人事解紛之善濟難奚以善平易為善衛侯之在楚丘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越王之棲會稽身稱為臣妻稱為妾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斯之為道之中而治之善也若燕丹之作聰姜維

之徼倖則艱險而道窮困益甚矣濟難孰為道得人曰道得道曰貞彭城之圍宋告急於晉曹操破荆州順流東下吳與漢連和無往而不有功也若郊以不弔滅黃以無援亡則自取禍而已矣炎漢之微劉備與操為水火操以急備以寬操以暴備以仁操以譎備以誠何事之不濟何天下之不定哉若袁紹之貪殘呂布之反覆滅亡何足怪也易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初六往蹇來譽何也葉子曰最不可犯者天下之難最不可及者見幾之明傳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然則不往以犯難見險而能持不亦明智矣哉袁閎於黨事未起之前名德之士方鋒起而獨潛身土室人以為狂生而卒免黨錮之禍天下稱哲焉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大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

至為擁篲先驅卒有焚書坑儒之禍今之謂矣乃絶

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二年滂等果罹

黨錮之禍惟蟠超然免於評論易曰往蹇來譽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何也葉子曰經營於其心者

輾轉反側而不敢寧謀為於其事者宵衣旰食而不

遑暇所謂出則支敵國外患入則備法家拂士者其

後主之諸葛亮乎其言曰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

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又曰鞠躬盡瘁死而

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何如其任事之煩哉而豈以其一身一家也哉其次劉石交亂懷愍蒙塵未聞遠近有勤王之師獨張實遣兵入援至於長安不守諸軍逃散惟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後又遣司馬韓璞將兵伐漢雖卒不進不能成討賊之功抑亦莫可得而尤矣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九三往蹇來反何也葉子曰升乎廟堂則時不可為反乎衡門則泌可樂饑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

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兩疏之解組顧榮張翰歸就蓴菜蒪羮鱸魚膾者耶易曰往蹇來反

六四往蹇來連何也葉子曰勢孤者屈力弱者蹶履平世則然也况艱難多故之秋乎率單力而扼虎祇見其磨牙而已矣然則若之何而可納强援就有道天下之事庶有瘳乎昔者孔明伐蜀中好江東樂毅破齊先結韓趙雖以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逺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為犄角之勢而後大武之功

成以齊桓二十四年之積必盟於貫服江黄俾各守其地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而後伐楚之謀舉天下事果可以單弱為之乎是故陸賈勸平勃之交歡許遠合張廵而共守未可謂不知也雖然不探其本不求諸已而惟外權之是藉則非惟不足以濟難而實以生難矣小足以亡身大足以亡國若歸父藉晉人以去三桓而奔齊子孔藉楚師以去諸大夫而身殺魯哀藉越兵以去季氏而遜國此亡其身者也何

進名外兵以誅宦官而亡漢崔昌遐召朱全忠以除宦官而滅唐此亡其國者也而又可以不慎乎易曰

往蹇來連

九五大蹇朋來何也葉子曰大劇之難非一人之拯大厦之傾非一木之支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草木暢茂五穀不登禽獸逼人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使禹治水使稷播種使契為司徒使皐陶為士師上也秦政之暴如沃油火而項羽

仍之漢高提三尺以一身排天下之難而元功之助者十八人王莽以滔天之惡起諸盜如狠羣光武以絳冠大衣欲復明堂之禮祀而豪傑之助者二十八人隋煬之末天下鼎沸唐祖太宗欲以身易天下之暴而英俊之助者二十四人次也關既死飛又死雲又死孔明遠守漢川而玄德以暮年壯心伐吴報志不逞君臣幽明之憤而反為後生新進之困則天也而非人矣嗚呼何其不幸之甚哉易曰大蹇朋來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何也葉子曰天下有不可成之事拘攣者恒致敗以益困天下有可幸成之功沈機者每因物以為利懷慜之禍慘矣中國之亂極矣如顧榮賀循紀瞻卞壼刁協祖逖周顗陶侃之類其忠義之心英達之才豈不可以力致中原光復舊物也然而天厭厥德勢窮力阻賈疋之事可知已矣將何為哉從王導之計謀倚瑯琊之位號憑依舊業以為新圖則東晉復興而司馬氏之祀不廢元功之

名不泯一時之稍安可居而百世之忠義不失豈不偉哉李克用誅王行瑜掃清闕庭請乘勝取李茂貞奉詔而止又欲入朝葢寓諫沮之遂引兵歸而茂貞驕横如故河西州縣多為所據夫克用誠能輕身入覲力陳茂貞不誅終為後患之意或據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之律蕩清岐華駐師郊甸釋戎服以見天子身輔朝政修明紀律使東冦不得西畧王室見安矣釋此不為而區區疲力於幽州爭地於燕薊遂使

全忠先手移奪唐祚晉陽岌岌幾不能保此豈所謂
沈幾先物因物為利者乎易曰往蹇來碩吉利見大
人

䷧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何也葉子曰
天下之大難方殷其猶人之大病初起乎不平易則
險思邪慮精已竭而益竭不安靜則躁動妄為形已
疲而益疲其不羸瘠枯槁而死者幾希矣聖人知其

然則不敢以煩苛嚴急治之也濟之以寬大使民樂
而安行之以簡易使民法而守則人心懐而天下定
矣湯去桀之虐而以寛代武誅紂之暴而反商政漢
高除秦之苛而約法三章唐高戡隋之亂而約法十
二條葢有以識此矣其為開基創業之聖主也不亦
宜乎不然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是項羽曹操而已矣
豈所以昇太平建萬世不拔之基哉雖然此固圖成
保定之要道矣不思所以安定而鎮固可乎𦍒叓甫

就天下之事不足為矣則居其所而不動與天下相安於無事若武王歸馬華山放牛桃林若光武置兩子於度外閉玉門關而謝匈奴可也漢高已定天下而復伐匈奴唐太宗已成大業而復征突厥不幾於復治而為亂乎媒孽未盡天下事尚當為之也則我是用亟以除孔熾之禍不遑啟處以圖有邪之居若周公不免三監之誅而旋為東山之返若漢高自將擊陳豨黥布而即還過沛宮可也晉文盟踐土成霸

業矣不反故絳休兵息民又合諸侯以會温率諸侯以圍許吳光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未還不幾於因事而生事乎故曰時以靜安機以早斷噫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其孰能與於此易曰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初六无咎何也葉子曰上有開泰之人而我非自靖之徒則孽由已作自貽伊戚矣已有恬靜之守而上無翼運之主則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矣生太平之盛世

負太平之厚德為太平之逸民而履太平之定業者其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堯舜在上之巢由與東京之父老三輔之孝弟力田與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抑亦其近似者已矣莊生有言市南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則彼必有不道之道不言之辨德休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矣易曰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何也葉子曰無曰難平
闕興無曰亂巳將爲亂始陰陽消息之運剝之後有
復即夬之餘藏始也太平甫定之日能無讒邪惡佞
之徒伏於其間乎霍光上官並受武之托丙魏恭顯
雜居宣之朝是未可以安志也其惟搜而去之乎邪
媚之見執則中直之士噓吸而自至矣妖惑之必别
則剛正之朋旋轉而來矣何也君子小人相為水火
氷炭不容一刻並焉者也世無明德則小人者害君

子者也故曰使杞得志吾屬無噍類矣世有善政則君子者誅小人者也故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去小人而得君子獵禽獸而不失其所以獵之之具焉豈非必然之勢而一定之理乎周公去三叛人而周公委任之權為益重霍光誅上官桀等而霍光秉執之勢為益隆固理也亦勢也故楚莊好獵大夫諫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虎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

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馬易曰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何也葉子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其叔世之變乎昔者詩之言曰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而先之曰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又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而申之曰樂只君子

萬福攸同便便左右亦是率從然則先王之世夫豈有不可乘而已或乘之者哉夫豈有已乘之而人或奪之者哉傳曰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覬心斯之謂矣惟夫市井販夫之徒而居公卿大夫之位則有以起不平之心而致施奪之教此天下之所以多紛紛也於人乎何尤舟之僑曰無德而禄殃將至矣語云家有不宜之財則傷又曰無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禄者辱禍必握

蓋言天之所助弗在不信人之所助弗在不順也昔者鄭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率賊以殺子駟子國子耳而春秋書曰盜説之者曰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騑之罪也鄭成公卒之初諸大夫欲從晉騑以官命未改止之及鄬之役僖公如會以從中國而騑弑之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騑請從楚以任其咎故騑者從夷之人而弑君之賊不可以當國也而發輒惟騑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

討而盜得殺之所謂上慢下暴而致寇至孔子以為盜之招也噫居高位者其知所戒也哉唐王鐸厚於奉養從義昌節度使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魏博節度使樂彦貞之子從訓圍而殺之掠其侍妾彦貞以遇盜聞朝廷不能詰胡致堂曰鐸在相位不明是非用盧攜而沮鄭畋信裴渥而庇宋威一年之間使賊大熾及為都統又不能式遏黄巢更生劉漢宏一寇然則謀議乖剌施置乖方政之所殺多矣豈非

所謂上慢下暴盜斯奪之者與不寧惟是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逾侈質氏以洗削而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鐘皆越法矣夫豈自保之道哉知幾者惟虞玩鄭縈而已矣虞玩遷司空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陳讓不聽未久而避去鄭縈拜平章事堂吏往告之縈搔首曰歇後鄭五作相時事可知矣未幾而致其事不亦賢矣乎易曰負且乘致

冦至貞吉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何也葉子曰君子小人不容並處屏邪來正所當慎幾昔者桓公觀於廐問於廐吏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常為圉人矣傅馬棧最難先附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然則為天子之耳目股肱而比狎客為國家之柱石元老而昵柔邪凡有道德之守仁義之

操者能不望望然而去之乎蘧子馮嬖八人者而申叔時遠之郭子儀任吳曜而僚佐去之君子當知所自反矣必也斥去小人則君子之黨進而情相得屏逐陰邪則剛正之儔合而意相孚斯不忝於大臣之分而天下之難不作矣昔沈尹戌言於子常曰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而邇之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國之良而不愆於位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而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

罪敢不良圖殺無極與鄢將師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易曰解而拇朋至斯孚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何也葉子曰天下無多難小人者造難之宗去難無多術去小人者除難之本是故洪水非堯之難而四凶不除厲階猶在也殷民非武之難而三監未去禍梗猶存也君子可無慎乎故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雖然不知而

不去昏也唐德宗不覺盧杞之邪猶可言也知之而不去弱也宋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於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唐肅宗不與李輔國宰相而嘉裴冕之不從屢欲誅之矣而乃畏之不敢發德宗不與竇霍白麻而咎大臣之不拒明識其奸矣而乃委任之如故楚文王明知申侯之專利而終我之身寵之不衰唐明皇明知李林甫之奸而終彼之身任之不替憲宗欲討王承宗裴垍李絳以為未可

輕動宦官吐突承璀欲奪均權請將兵討之宗正少卿李拭奏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信近臣宜悉委以禁兵使統諸軍憲宗以拭狀示學士曰此奸臣也卿曹記之勿令得進用夫憲宗知拭之不可用而不能退知承璀之不可將而不能止既明而暗方勇而怯不可言也雖然猶有云云而不驗於其退者蔡確之奸汪靚言之於先章凡數十上孫覺劉摯蘇軾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言之於後累十餘疏而元祐太后

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其與知伯尊賢而不用
使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賤不肖而不遠使不肖者
知其賤已而讐恨並生滅亡立至者相去曾幾何
哉易曰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
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何也葉子曰
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動之所加莫先解悖先達
有言世有學屠龍之技搏虎之能者縱不得龍與虎
馬猶當得長鯨肥鮫以為膾怒彪文豹以為腊而區

區小雀之獲非其志也是故漢鄧通戲殿上丞相申屠嘉檄召府中責之曰女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合行斬之通頓首出血天子持節赦之乃止周紆為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强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順帝遣八使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取舉

杜喬等受命之郡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以害忠良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書奏京師震竦李膺拜司隸校尉小黄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殺之自此諸黄門常侍皆鞠躬屏息元稹以裴度先進重望恐其復有功

大用妨已進取故與魏洪簡深相結納於度所奏軍事多從中沮之度上表曰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敗軍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宜先肅清朝廷河朔逆賊止亂山東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蕩滅大者非陛下覺悟斷制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任之意不輕遭奸臣擠擲之事不小但欲令臣失所而於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

討自平若奸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喪亡憲宗不得已罷洪簡積然則備藏器之資當待時之動居大臣之位解悖亂之人使竊據不得肆戲侮不敢恣非其分所當為與心所莫解者乎張九齡之不得斬祿山施全之不得剌秦檜天不祚國可歎也已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葉八白易傳卷十